

教师人文 读本

Teacher
Reading

刘念 黄涌 ◎ 编

送给老师
最好的礼物



Teacher Reading

培养底蕴深厚、视野宽广、心灵纯净、
情趣高雅的优秀教师

提高人文素养，增强育人智慧，丰富教育艺术

本书是专为提高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人文素养而精心编选的一部人文读本，荟萃了四十篇名家经典之作。这些中外大家之作分五个专辑，从教师的师德、教师的作用、教师的艺术修养、教师的思想观和人生观等诸方面，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对广大教师进行精神滋养和导引。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师人文 读本

Teacher Leading

刘念 黄涌 ◉ 编



培养底蕴深厚、视野宽广、心灵纯净、
~ 情趣高雅的优秀教师 ~

提高人文素养，增强育人智慧，丰富教育艺术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师人文读本 / 刘念 黄涌主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436-7336-6

I. 教… II. ①刘②黄… III. ①人文素质教育—师资培养—文集

IV. ① G40-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193 号

- | | |
|------|---|
| 书 名 | 教师人文读本 |
| 编 者 | 刘 念 黄 涌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本社网址 | http://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
| 选题策划 | 谢 蔚 |
| 责任编辑 | 梁 唯 |
| 封面设计 |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 乔 峰 |
| 版式设计 | 汇泉文化 huiquanbooks@126.com |
| 制 版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
| 开 本 | 16 开 (710mm×1000mm) |
| 印 张 | 19 |
| 字 数 | 38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7336-6 |
| 定 价 | 29.8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29

目录

○一代良师

- 一代良师 费孝通 / 003
- 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 傅斯年 / 006
-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启功 / 009
-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羨林 / 023
- 沈从文的寂寞 汪曾祺 / 033
- 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钱理群 / 044
- 我的中美两国导师 杨振宁 / 064
- “《读书》时代”的精灵 陈平原 / 068

○教师的任务

- 教师的任务 [古罗马] 昆提连 / 081
- 教育之实验 [德] 培斯塔洛奇 / 090
-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英] 斯宾塞 / 103
- 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 [美] 爱因斯坦 / 117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英] 李约瑟 / 122

闪耀的火光 [古希腊] 柏拉图 / 127

教育的目的 [英] 怀特海 / 133

我的教育信条 [美] 杜威 / 144

○美从何处寻

美从何处寻 宗白华 / 155

“慢慢走，欣赏啊！” 朱光潜 / 161

与傅聪谈音乐 傅雷 / 167

文化漫步——绘画与文学 黄永玉 / 175

谈中国画的特征 刘海粟 / 194

书法和中国文化 熊秉明 / 198

说园 陈从周 / 204

我与书艺 台静农 / 210

○我的世界观

我的世界观 [美] 爱因斯坦 / 215

真理面前半步也不后退 [意] 布鲁诺 / 219

信条 [德] 弗洛姆 / 221

当我不在世的时候 [俄] 屠格涅夫 / 227

坚定的人创造生活 [俄]巴甫洛夫 / 229

自然的奥秘 [英]汤因比 / 232

怎样读一本书 [英]艾德勒 / 236

我为什么而活着 [英]罗素 / 243

○人生的乐趣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 247

时间 沈从文 / 252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 丁肇中 / 255

读好大自然这部书 余树森 / 258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260

我与地坛 史铁生 / 263

与自然为友：一种现代公民意识 梁从诫 / 278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 陈四益 / 292

编后记 / 295



一 代 良 师

Yidai Liangshi

一代良师

费孝通

我今天来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大概不讲话也不行。刚才雷洁琼先生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就雷先生已讲过的谈一点感想——就是我们对于上一辈人应当怎样看，怎样要求自己。

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那么我们就以学习前人的长处为主，否则历史就不会发展了。我们究竟应该向上一辈人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我们所有的上一辈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对我们好像只有错误的影响，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切重新做起了。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的，我们社会学也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如果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否定，我们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吗？今天我想大家已经觉悟到这种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是有害的了。

我常常想到过去的很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今天的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确都是跟这些老师学来的。我觉得我这一生还能说是幸运的，在当学生时碰上了很多好老师。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杨开道先生。我在燕京和清华这一段生活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三位老师了，是他们把我带进社会学这个领域来的。后来在清华，碰到了史禄国，出国后又碰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没有学好。还应该提到的是吴景超先生，我与他也很熟，但我只上过他一门课，对我的影响没有前面三位老师那么深刻。我现在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东西并没有超过上面所提到的几位老师。我从燕京、清华的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

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搞社会学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要使我们中国的社会更好。什么叫好？各人有自己的看法，大家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穷，这样弱，我们中国人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处在落后的地位，我们在今后的世界上不能低人一等，我们中华民族应当重放光明。

我当学生的时候同这些老师接触很多，不像现在的师生关系。那时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总有机会同上面讲的这几位老师见面、讲话，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现在好像只有在上课时老师才和学生见面，上完课就不再接触了。这样就很难学到东西。做学问是一种最细致的脑力劳动，一定要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东西。我常这么说，只有通过经常和老师直接接触才能学会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做人。如果光看一个人写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如何写出来的呢？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呢？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的积累。

我们下一辈人去看上一辈人时，如果把他们一切都否定了，受害的是谁呢？不是上一辈人，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待前辈的不正之风我看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我们要多看看，看看他们过去的成就，看看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成就的。肯定前人的成绩，不是不要批判他们的缺点。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全面和一贯正确的，何况时代在前进，即使在过去是正确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在现在和将来保持其正确性。我们只有立足在当时的现实去评估前人的知识和思想，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是我们对待上一辈老师的态度。

时间不多了，本来叫我讲杨开道先生，我也去找了一点材料，拿到一看是一份他在被批判时的自我检讨。这对我的刺激很深。他决不是像他被逼写下的那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人。我所认识的杨开道先生是一个想用社会学的知识去改变当时农村贫困落后的景况的人。这是他的抱负。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得了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就给了我这一生的精神支持。我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这里有多少学社会学的人还有我们前辈老师的抱负？我希望年轻

的一代人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一代比一代好，决不能一代比一代差。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深刻地想一想。

1988年5月3日

【题记】

人到晚年，想起自己的老师，是很自然的。不管是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都是终生的。这也是费孝通先生《一代良师》所要表达的：他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确都是跟老师学来的。尤其是，他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和知识，更是学到了如何做人。从老人晚年的追忆里，能读到“园丁”对后人的哺育和人格境界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已经渐渐失掉了师道传统。教师更像是某种专业的技术人才，技能成了衡量“名师”的唯一标准。或许，这才是作为教师的我们最感可悲的事。

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正是我们对久违的“良师”的认知。真正的良师，不仅教会我们基本的知识技能，更会传授我们如何去治学和做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的是什么道？传的正是为人做事的人生之道。

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

傅斯年

有几位北大同学鼓励我在本日特刊中写一篇蔡先生的小传。我以为能给蔡先生写传，无论为长久或为一时，都是我辈最荣幸的事。不过，我不知我有无此一能力。且目下毫无资料，无从着笔，而特刊又亟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写此一短文。至于编辑传记的资料，是我的志愿，而不是今天便能贡献给读者的。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特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1924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待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辞近而旨远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为滥，这全不是事实，是他在一种高深的理想上，与众不同。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学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我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歿后，此两种伟大文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至于复古之论，欧化之谈，皆皮毛渣滓，不足论也。

【题记】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他对美育的倡导，他对大学的办学思想的身体力行，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文化。谈起北大，似乎总绕不开蔡元培。这所中国第一高校，假如没有当初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的存在，她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蔡元培大大地推动了北京大学的成长。

在蔡元培先生的弟子傅斯年眼里，蔡元培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亦有温和之态；他的思想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两种伟大文化的兼融。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怀念陈垣先生

启功

陈垣先生是近百年的一位学者，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国外久有定评的。我既没有能力一一叙述，事实上他的著作俱在，也不待这里多加介绍。现在当先生诞生百年，又是先生逝世第十年之际，我以亲受业者心丧之余，回忆一些当年受到的教导，谨追述一些侧面，对于今天教育工作者来说，仍会有所启发。

我是一个中学生，同时从一位苏州的老学者戴姜福先生读书，学习“经史辞章”范围的东西，作古典诗文的基本训练。因为生活困难，等不得逐步升学，1933年由我祖父托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拿着我的作业去介绍给陈垣先生，当然意在给我找一点谋生的机会。傅老先生回来告诉我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我谨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他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他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樾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封建的科举关系焉能那样讲求？但从我听了这句话，我和先生之间，像先拆了一堵生疏的墙壁。此后随着漫长的岁月，每次见面，都给我换去旧思想，灌注新营养。在今天如果说予小子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就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

怎样教书

我见了陈老师之后不久，老师推荐我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班“国文”。在交派我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多大年龄的，教什么，怎

样教。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形述说了，老师在点点头之后，说了几条“注意事项”。过了两年，有人认为我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把我解聘。老师知道后便派我在大学教一年级的“国文”。老师一贯的教学理论，多少年来从未间断地对我提醒。今天回想，记忆犹新，现在综合写在这里。老师说：

1.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3. 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 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5.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6.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7. 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 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量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堂上表扬。

9. 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哈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老师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唯恐我听不明，记不住。

老师又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

所在。这固然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我才明白也是教师教学效果、批改水平的大检阅。

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对后学的诱导

陈老师对后学因材施教，在课堂上对学生用种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在堂下对后学（无论是否自己教过的人）也都抱一团热情去加以诱导。当然也有正面出题目、指范围、定期限、提要求的时候，但这是一般师长、前辈所常有的、共有的，不待详谈。这里要谈的是陈老师一些自身表率 and “谈言微中”的诱导情况。

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会考”总是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

我们这些教“国文”的教员，当然绝大多数是陈老师的学生或后辈，他经常要我们去见他。如果时间隔久了不去，他遇到就问：“你忙什么呢？怎么好久未见？”见面后并不考查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等等，总是在闲谈中抓住一两小问题进行指点，指点的往往是因小见大。我们每见老师总有新鲜的收获，或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很不用功，看书少，笔懒，发现不了问题，老师在谈话中遇到某些问题，也并不尽关史学方面的，总是细致地指出，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角度去研究探索，有什么题目可作，但不硬出题目，而是引导人发生兴趣。有时评论一篇作品或评论某一种书，说它有什么好处，但还有什么不足处，常说：“我们今天来作，会比它要好。”说到这里就止住。好处在哪里，不足处在哪里，怎样作就比它好？如果我们不问，并不往下说。我就错过了许多次往下请教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是我没读过的书，或者没有兴趣的问题。假如听了之后随时请教，或回去赶紧补读，下次接着上次的问题尾巴再请教，岂不收获更多？当然我也不是没有继续请教过，最可悔恨的是请教过的比放过去的少得多！